

万物复归平静

冯渊



花影

周文静 摄

放暑假了,我想去乡下的房子里住一段时间。房子周边有竹子,一棵紫藤顺着香樟往上长,四处攀援,居然爬到了三楼屋顶。每一根藤蔓在风里蠢蠢欲动,如果有物凭借,它一定可以上天。

这些绿植让一楼很阴凉,早晚不开空调,读书、聊天也能消暑。

去年秋天,为了解决二楼渗水,封闭了阳台,不得已将西边茂密的紫藤全砍掉,心疼了很久。今年春天,紫藤旧枝萌发新芽,几个月功夫恢复了不少,初秋,它们卷土重来。生命力真旺盛啊,只要根还在,它就能不断生长。紫藤下的人一年年衰老,紫藤,它一点不见老,每年的新枝叶都像去年一样柔嫩新鲜。

本来想好好在这里消夏,仔细算来,暑假快结束了,居然没有在这里住一个晚上。

不断有活动,有培训,有评奖,还有一些连我自己也很难定义的活动,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开会,煞有介事说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,其实啥问题也都不会解决。我有时在台上严肃认真地讲,有时在台下稀里糊涂地听。无锡、郑州、珠海、杭州、长沙、石嘴山、海口,一定要去吗?并不;为什么又去了呢?意志不坚定,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树林里走,这里有喜鹊叫,我去看看吧;那里有蚂蚱跳,我也去捉一只。这样东张西望,被各种声音、气味、颜色吸引,大半天的时光就过去了。小孩子收获什么了吗?没有。——丁点也没有?也不是。那些气味、叫声留在他晚上的梦里,有时这些梦会做一辈子。

我就这样胡乱奔走,将好好一个暑假浪费了,见到了一批熟人,和更多的陌生人,听了一些人讲经说法,当然也挣得几两碎银。如果闲坐紫藤下,每天打扫落叶,是不是更有意思?

摘柠檬的队伍一早就从村里出发了,太阳依旧很烈,每个准备上工的乡村妇女都戴着遮阳帽,但一眼望去,她们的脸依旧晒得黧黑。

比起打烟叶、掰玉米、挖嫩姜等零星农活来,摘柠檬算是很轻省的活计,它可以站直了干活,不会像挖嫩姜那么累腰,不会像打烟叶那样,染了两手烟油,难闻又难洗,也不会如出入玉米地那样,搞得满手臂的划痕。柠檬树就像清爽的美少年,枝叶婆婆,硕果累累,而且,柠檬采摘时留在手指上的气息,也很清新好闻。

只是,今年的柠檬大丰收,导致收购价格一再走低。

淡淡的忧愁萦绕在每个人的心中,这帮采收女工的孩子,多数还在读书,孩子下个月的生活费,买参考书的钱、报辅导班的钱,本都指望这一季采摘柠檬的收入,但果园主人已经说了,如果鲜柠檬的地头收购价降到3元以下,采收只能被迫结束了,余下的果实只好留在树上,等其自然脱落,用以堆肥。

傍晚,夕阳烧红了果园旁边的小溪时,事情突然来了转机。果园主人开着电动三轮车,飞也似地闯

也不一定。坐久了会打瞌睡,想出去看看。也可以起来扫地。我算了一下,两三个小时,院子里就会铺满落紫藤的落叶,每天至少打扫四次,才能大致保持院落清爽。如果随意看点自己喜欢的书,喝茶,扫叶,也是很好的事。可是经不起别人的邀约,虽然推辞了一些,还是屁颠屁颠跑了不少地方,怠慢了自己的院落。

前两天终于安定下来,打开房门,地面潮湿,仔细一看,进水了。三次台风,我一次都没关心这个房子,离它远去,毫无挂碍,大意了。设计师最开始设计这个小区,充分考虑了暴雨问题,小区里有河沟通向小镇的河流,小镇河水几公里就流到长江。最近几年,大家将院子里能饱吸大水的泥地都硬化了,我还垫高了院子的地基,雨势太猛,泄洪不畅,雨水倒灌,终于遭殃了。我老早在一楼所有书架下面都装了钢架,垫高、防潮,这次没有受到水害,只有随意放在地上的几个纸箱,被水泡烂了。厨房、卫

生间,不少物件上有霉菌来访,我一一清理,开窗通风,以为很快就能恢复过去的安稳状态。

心平气和在一楼打扫了三个小时,才想起应该到楼上看看。这一看,只有尖叫。二楼有一面墙的墙体全部湿透,水漫进来,浸透了实木地板,地板拱起,开裂。有一只书橱从天到地全部被水浸泡过,这是临时买的一只廉价书橱,外贴皮和里面的木头分离开来,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很多书还没来不及拆封,得以保全;有些和水亲近太久,已经软乎乎没法打开了。

心情大坏。安静的角落,一点水就可以粉碎。

上到三楼,书房地板拱起来,书房外面的阳光房里要蹚水,地毯全浸在水里。

从阳光房走出去,阳台上一片污渍。紫藤的落叶堵住了落水口。我将沉重的地毯拿到阳台栏杆上沥水,拖干阳光房里的积水,再到阳台上清理紫藤落叶。等到我将落叶收拾完

红火的柠檬

华明玥

来果园,他把竹背篓发给每个人,激动地大声宣告:“城里的悦木老师定了3000斤柠檬,都要成熟度高的大果,大家加油干啊。老师已经去过伦敦,这个秋天,老师要去法兰克福宣传中国的茶文化,她研发了一种高火黑柠檬,不只让老外惊奇,还想让那些小小年纪就出国的留学生意识到,除了咖啡,咱们这儿,还有更妙的茶饮……”

“黑柠檬?柠檬哪有黑的?烘干的柠檬我也喝过,圆圆的一片,黄的、绿的,才是没添加的。”女工中的短发顾嫂接话,语气颇为狐疑。

果园主人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密封袋,密封袋里的东西用绵纸包着,打开,所有围看的人都发出“咦哟”一声:真是神秘的黑柠檬啊,一共三片,果皮为黄褐色,而十瓣放射性的果瓣,在横截面上呈现接近黑茶的色泽,深沉馥郁,饱含丝丝辉光。

果园里有竹壳热水瓶,果园主人立刻冲泡其中的两片柠檬,分与大家品尝,茶汤入喉有一丝明亮的炭火味,香气有点近似上好的祁门红茶。然后,连采摘柠檬的农妇都能喝出来,柠檬的酸涩都在透彻高温中转化了,回甘如涌泉一样明显。

大家都有点发懵,谁能想到,柠檬泡出来的水,还能有这个味儿。果园主人从电动三轮车上拿过一瓶矿泉水,把最后一片黑柠檬轻轻卷起,从瓶口塞进去,只见柠檬片的周围开始冒出密密的气泡,水色开始变成暖暖的金橙色,果园主人把矿泉水倒出来给大家分享:“老师说的,这是冷萃茶,为了年轻人的饮茶习惯研发的。在国外,当地人多数时候没条件喝热水,柠檬片加工后,一定要冷萃也好喝,才会有市场。”

汗渍斑斑的农妇们每个人喝了一口,脸上再次掠过惊讶之色:与沸水冲泡相比,那股炭焙气息消失了,无穷无尽的甘甜之味,从舌根处涌出来,像一股小小的、隐秘的甘泉,霎那间扑灭了心中的焦躁与隐忧,滋润了她们疲惫的脸。

啥也不说了,开摘!

大家埋头苦干,第二天上午,3000斤新鲜大柠檬被小心装车。跟车来的,正是创制“黑柠檬”的老师悦木,这位茶文化的推广者,穿着苎麻衣裳和长裙,50多岁,眼睛又大又亮,说起今年春天伦敦的书展上,她的书出了英文版,上百个金发碧眼的高中生,围着她品尝书中所

毕,将地砖擦拭干净,我慢慢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三楼阳台为了落水方便,做地砖时,南边高出北边两厘米,水就往北边的落水口流走。因为几十天没上来清理,紫藤落叶大量堆积,堵住了落水口,整个阳台北边就是几厘米深的积水,这些水漫过阳光房玻璃门的地缝,再从阳光房渗透到书房。水沿着地板,渗进砖缝,往墙体浸注,流到二楼。没有人来清理,水就按照自己的节奏往低处流,慢悠悠浸润了墙体、书橱、地板、地板下的一切。

一切,原来都是这个落水口太小了,紫藤落叶轻而易举堵死了它;不知不觉间,房屋的肌体受到了侵害。后续,这些都要人来收拾、清理、修复、重建。

儿子看我经常不在家,说,这下好了,你挣的那些银子刚好拿来补漏。

也对。世间万事万物运行,都有它的规律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水往低处流,从管道流不下去,它就往防水做得不好的墙体里渗,时间久了,墙砖都有可能泡酥。如果及时过来清理这些落叶,这场水患完全可以避免。

我四处奔波,以为有所收获,其实是瞎跑,如果静静坐在自家院子里,不说读了多少书,至少不无事忙,不给这个世界添乱。大雨来了,关门闭户;积水了,清理落叶,疏通管道,然后躺在地板上听雨,多好。

现在也好,收获和付出,两讫了。

我去年让人砍伐紫藤,也是无用之举,它今年又横生枝节,爬满了西墙。紫藤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,为享受阳光雨露拼命往上攀爬,哪里是我能遏制得了的。

听凭万物的节奏,安下心,在紫藤的绿荫里静坐,原来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
写的几十种中国茶,她就满脸沉醉。这拨少年品尝黑柠檬时的震撼,与果园里的每位农妇不相上下。不同肤色与发色的少年反复询问:“Is this really a lemon? (这真的是柠檬吗?)”“That's so amazing!(太令人惊奇了!)”

悦木扬起脸,骄傲地回答:“Of course, this is the magic of Chinese tea.(当然,这是中国茶的魔术。)”

挥手告别之际,悦木打开小布包,将一个个硕大的圆吊坠,逐一挂在这些姐妹的脖颈上。她微笑打量这些从没有佩戴过首饰的人,拘谨又新奇的表情,笑道:“这是送给你们的。”

顾嫂托起“吊坠”细看,才发现这一别致的“首饰”,就是一片幽深美丽的黑柠檬做的——小挂钩巧妙地穿过柠檬皮,再与彩绳连接,中间编入小小的玛瑙珠、白玉珠等作为点缀,只要少许巧思,这种味道甘甜的茶饮原料,就可以随身配挂,成为中国风十足的饰品。

悦木安慰这帮为丰收发愁的乡村姐妹:将茶饮原料开发为文创或饰品,可提升其价值,这是她一直在摸索的赛道,等这批黑柠檬片烘焙成功,她将邀请这些同龄的乡村妇女一起来“开脑洞”,看看怎样来“玩柠檬”,才能既别出心裁,让客户爱不释手,又让种植与采摘的人有不错的收益,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更红火。

